

〈飛——關於Sarco 自殺膠囊艙〉 唐華量

自出生起

我們的目的地觸手可及

羽翼漸豐的我們

可否定斷另一個人何時著地？

讓一些肉身像紙飛機

在滑翔中缺氧

也讓一些軀殼渾忘折翼

提示他用力一點就能致遠

這是超脫還是僭越

我該拿甚麼來圓場？

一公升的痛楚？還是

一顆沒有放晴的心臟？

你說：「那不是紙飛機，那可是個太空艙

生命以一串代碼表達

選定了心儀的星體便可出發。」

那麼，他們將在暈眩之後

落入真空正式封存

我們會把隕石誤認為他們

看著羽毛落入湖心簡化成漣漪

一陣寒意如鐘擺在心室搖蕩



我無法想像
成為當中的太空艙駕駛員
僅能想像
自己四處奔波找回每根殞折的羽毛

你可以說
我坐在牢籠裡思考
但想想每具心胸
實在不像鋼筋般可以輕易闖入
飛行與著地
還是交給微風決定吧

不是鋼筋